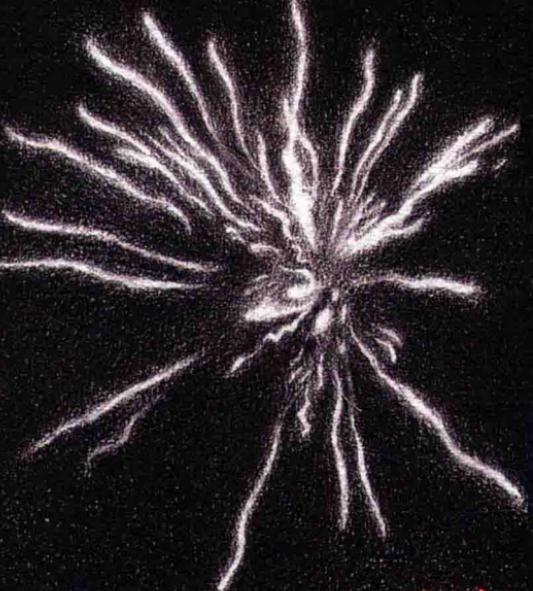


明明想要与人无限贴近，
却又忍不住惧怕亲密。

我是如何 一步步毁掉 我的生活的



周嘉宁



爱情

幻觉

末日

轻轻喘出一口气

尽头

那儿、那儿

热带

美好的时光不能久留

夜晚在你周围暗下来

荒岛

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

让我们聊些别的

生日快乐



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

我是如何 一步步毁掉 我的生活的

周嘉宁



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

著 者：周嘉宁

策划推广：中信出版社（China CITIC Press）

出版发行：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（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）

（CITIC Publishing Group）

承印者：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：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：7 字 数：150 千字

版 次：2014年9月第1版 印 次：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：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086-4688-6/I · 542

定 价：35.00 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，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，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：010-84849555 服务传真：010-84849000

投稿邮箱：author@citicpub.com

目录

爱情		1
幻觉		17
末日		33
轻轻喘出一口气		51
尽头		67
那儿，那儿		85
热带		107
美好的时光不能久留		129
夜晚在你周围暗下来		135
荒岛		151
我是如何一步步毁掉我的生活的		167
让我们聊些别的		183
生日快乐		203

|||||

爱情

“我读过一篇小说，”我对小五说，“讲的是一对恋人沿公路旅行，因为疲惫也可能因为别的，在经过一个加油站的时候，他们不愿意停下来，想着油箱里的油应该足够撑到下一个加油站，可是那下一个加油站却一直都没有出现。这样说，他们应该不是沿着高速公路在行驶，是在类似国道的路上？总之后来，他们的情绪随着油灯的亮起而失控，开始彼此指责，翻出各种旧账。”

“也是夏天，”我补充道，“与现在一样。然后他们关了空调，关了无线电，关了一切可能会耗费任何一滴油的东西。太热了，打开窗户，也没法再争吵，就慢吞吞地等待着油用尽的那一刻……”

“那后来他们有没有找到加油站。”小五打断我。

“我记不得了，大概压根就没有写吧。”

“哦。”

我想他并没有认真在听，我大概也只是随口说说。我们的油箱差不多是满的，公路指示牌上也不间断地提示着加油站的距离。真的是夏天，前面几百米处柏油马路反射出明晃晃的光，就好像是路中央凭空出现的水洼，而开过去，才发现只是平常的路面而已。刚开始我们还屡屡惊叹，很快就都觉得乏味，各自想着心事，或者是忍受着飒飒作响的风开窗抽烟。偶尔有辆装满猪仔的卡车开过去，我才回过神来指给他看，他嘿嘿嘿地笑，手一晃，半截烟灰掉在车里。没有什么可担心的，除了令人昏昏欲睡的无聊。

前一晚上我几乎是睡在残骸里，撤去床单后的席梦思与两年前搬进来时一样脏。在过去的几天里，除了收拾行李，便是在哭，眼泪随时随地掉下来，哭完了走出门去吃碗饺子。有朋友打电话来说一定要给我送行，我嘴硬说不要，有什么好送的，在这儿也只不过是无聊的两年时光。但最后还是去了，在糟糕的酒吧里喝了两杯烈酒，朋友还带着一群朋友，我都不认识，开始认真地听台上的歌手唱歌，歌手唱完了下来，给朋友的朋友们倒上啤酒，也给我倒了一杯，对我说：“妹妹，好运！”我看着他的脸就又开

始哭，同时也笑，最后觉得烂透了，起身走人。居然已经有了些醉意，哭，走夜路，昏天黑地。最后，太累了，倒在席梦思上，任由日光灯明晃晃地照了整晚，也不过是睡了三个小时，就醒来。再过一会儿，小五就来了。他比我预想的来得更早些，我还来不及洗脸，也来不及对悲伤做一些掩饰。但是两个认识时间太久的人，是不是也会对彼此的悲伤稍微视而不见一点？

我们利索地把用封箱带封住的纸板箱和蛇皮袋塞进他的小车里，两只铁皮灯罩在里面哐当直响。天还没亮，也没有下雨，但是小五穿着件黑色的雨衣。他刚从很远的地方来，一路上给我打过几个电话，但是我现在想不起来，我大概已经很久没有关心过他在哪里，在做什么。车里放着毛毯和地图，他看起来有些烦躁，也有些累，我们在一起的很多年时间里，他总是对我说着接下来要做什么，要去哪里，然后再去哪里。而我对此，向来是不解的。

我们去麦当劳吃早餐，没有客人，两个通宵工作的店员坐在窗边等天慢慢亮起来，我们也是。小五走过去跟他们打听出城的路线，他们中的一个扭过头来与他说话，又走去柜台里面拿了笔出来在地图上画，最后小五与他们一起去门口抽烟，站在雾蒙蒙的天气里聊了会儿。我透过玻璃看到面前的马路开始慢慢泛白，

周边的建筑也从水汽里缓缓浮现。小五抽了两根烟，踩灭烟头，向我挥手。我走出门，朝路边他的车走去，明明是夏天，远处却有燃烧树叶的味道。

我从后视镜里看到那两个店员还在朝我们摆手，这是不容分说的再见，我很快调整了下座椅，把视线投向前方的马路，路边的豆浆摊冒着白烟，这是我很久没有见过的清晨。

其实收拾东西收拾了足有三个月。三个月前，我撞了次车，坐在引擎盖被撞裂的车里，等待拖车，凌晨三点，外面飘着鹅毛大雪。渐渐地觉得冷，拿起电话来拨给小五，那时我们已经很久不通电话了，但是凌晨三点总让人觉得其实自己根本就没有朋友。于是他接起电话，那头是热气腾腾的喧闹，他喝多了，又喝多了，对着话筒大声说：“宝贝。”然后我听到电话那头的脚步声，他走出屋子，不知道在哪里，我听到很大的风声，还有远处隐约的歌声。他解开裤子小便，好漫长的一段时间。

“我撞车了。”我对着话筒说，说完才觉得有些委屈。

“回家吧，宝贝。”他隔了很久说，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似的。

“回哪里？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我们该干吗干吗。”

在之后缓慢的收拾东西的过程中，我常常会停下来，一停就是几天，工作什么的都辞了。最后的一个月里，在网上挂了很久的车终于也被陌生人买走，价钱被压得很低，那车买来的时候是二手的，常常要被送进修车厂里，去的次数多了，他们做检查的时候，我就坐在车里不再出来，有几次睡过去，醒来时车子被高高地吊在空中，如同悬浮的梦。房间里慢慢地出现些空白角落，生活变得潦草，也已经与梦境并无区别。对于过往倒并无牵挂，只是再往前走，是要走去哪里呢，觉得有些累啊，也觉得四处都是陌生人。

在车里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沒有说话，偶尔小五让我帮他点烟，我们开着窗户，剧烈的风吹得我无法睁开眼睛。天气突然变得很好，云朵压在触手可及的前方，开出城以后的一段距离，从四车道变成了两车道，两旁都是葱翠的树木，我把球鞋脱了，脚搁在挡风玻璃前。车里放着音乐，小五说，这个曲子名字叫《旅途》。再隔了一会儿，换了个曲子，他说这个叫《冬天》。我们紧挨着最里面的车道，保持着 120 迈的速度，反反复复听了很久没

有念白的曲子。

这天开得很轻松，除了热烘烘的太阳令人昏昏欲睡。我们在中途的加油站停下来加油，旁边等着加柴油的卡车排了很长的队。小五去买咖啡，我坐在车里等，过了很久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我有些心焦，打开车门，外面竟然起了一些风，我看到小五从便利店的门口走出来，离得很远很远。

我突然想要回到那一刻。那是很多年以前，我们兜转在各个小镇旅行，在山水间游荡了几乎两个月，每时每刻都在一起，快要累坏，却并没有真的要回家的打算。有天我们看到天空里有大白鸟飞过，小五说要去那座山底下看大白鸟的窝，说好半个小时回来。我坐在路边等他，没有什么事情可做，就只是坐在石头上，看着不断飞过的白鸟，天空是灰色的，潮湿氤氲，时间过得很慢，一切都是被拉长，我心里着急，害怕他从此不见在山的那边。可是半个小时以后，他就回来了，像说好的一样。我站起来，朝他挥手，激动得要命，喜悦得要命，他也是，加快了步伐朝我走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我们俩原来是这样的。这些记忆从未消失，只是大部分时间我不愿再想起，想起来于事无补，就如此刻，只添悲伤。

此刻，他走过来，摸摸我的头发说：“怎么了？”

我摇摇头，帮他把胸口一粒敞开的扣子系起来。他把我拉到身旁，亲了亲我的脸。把手里一只装满罐装咖啡的塑料袋递给我，冰的，在这样的天气里立刻化开，滴下水来。在那个时刻，我有很多问题想要问他，简直不知道从哪个问起。我想问，我们回去以后会怎么样，我们会不会结婚。也想问，在分开的这段时间，你有没有爱上过谁，为什么又不爱了，或者现在还爱吗。可是那个时刻稍纵即逝。

然后我们分开，各自走向一边的车门，坐回车里，把油箱的油加满，地图上显示，我们正在向一片山岭靠近。长长的一段路上突然摆出路障，所有的车都被挤到左侧的一条车道上缓慢前行，这样等到路障把我们再次导向一个出口时，才发现前面的一段国道封路了。我们随着那些慢吞吞的卡车从箭头指示的方向拐下国道，它们转瞬消失不见，我们的面前出现一条小小的马路，没有车辆，没有人，马路两边的地面上铺满金黄色的谷物，等待着过路车辆的碾轧。我们把地图扔在一边，往前开，偶尔看到一些散步的母鸡，几只昏睡的狗，车轮轧过谷物。远处山群的轮廓渐渐变得清晰，有人在烧荒，看不到人，却看到烟雾从山的背面升起来。

小五说：“等到了下一个城市，我们就停下来，明天早上我们去爬山。”

入夜之前，我们就到了下一个城市，眼前的道路突然变得平整，两旁也出现了大量水泥色的楼房。我们在山脚下找了一间连锁旅店住下，之后立刻决定去找一家馆子大吃一顿。可是沿着旅店旁的街道走，竟然几乎找不到一家像模像样的小饭馆，倒是路越走越偏，突然眼前就出现了大片大片的茶树。我们有些犹豫，但还是又往前走了一段路，再看不到人烟，回望时也见不到水泥楼房，天却彻底暗了下来，白天的温度也消逝不见，紫色的雾气弥漫在茶林间，我们才终于决定停下来。

在那次见到大白鸟的旅行最后，我们的钱快花光了，一路坐半夜的长途车回家，最后一个晚上终于住不起旅馆，便在一个网吧里过夜。我们两个并排坐着，小五在玩游戏，我在看视频，网吧的外面有卖菜的小贩，到处是听不懂的方言和喇叭里播着的流行音乐，地上都是香烟屁股和污水。我们也抽着烟，喝着饮料，那时候觉得，很累，很糟糕，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了。

直到此刻我们手拉着手走在黑夜里，我才想起来其实一切都

还远没有到头。

最后我们找到一家开在居民院子里的小饭店，走进去就闻到浓郁的白酒味，旁边只有一桌自己人在吃饭。我们饿坏了，对着菜单点了一大堆的东西，总共加起来却也不会超过一百块。结果端上来的每盘菜分量都超过了我们的想象，于是我们俩各自埋头吃，豆腐很香，活杀的鱼和一种自制的酒酿蒸在一起，倒还真的是狠狠地吃了一顿，并且最后不得不取消了一份还没有上来的炒面。

小五说：“下次如果再来这里，我们还来吃吧。”

我点头说好，可是我们很快迷路。走到路的尽头看到一座寺庙，周围一片此起彼伏的蝉声，还有夏夜里的第一只萤火虫突然亮了起来。我并不害怕，觉得安静，只是为我们下次再也不可能找到那个小饭馆而感到有些难过。这一天可真漫长，现在我几乎已经想不起来前一个夜晚，以及之前无数个夜晚的眼泪，明明现在面前的黑暗，青草的气息，才更像个梦啊。

终于回到旅馆时，我们都还没有洗漱，就倒在了床上。像过去的无数个日子一样，我们盖着一条被子，空调隆隆响着。

我曾有过一个朋友，我们在吃火锅的时候认识，晚上同路回家，我们沿着长长地道走了很多路，结果走出地道的时候就决定一起去开房。他很穷，我们找了一家非常糟糕的旅馆，而且一到房间里他就开始拉肚子了。结果那个晚上我们并没有做爱，只是抱在一起，在昏昏沉沉中说了很久的话。他说了一个很动人的爱情故事，关于一个青梅竹马的女朋友，后来分手了，有时候他还是会留宿她家。他说他们俩躺在一起的时候，哪怕没有穿衣服，他也不会再想到要碰她。所以不要把爱情想得那么复杂，他说，没有那么复杂。那天是一个夏天的尾巴，可是房间闷热，空调坏了，到了早晨七点我们都无法再忍受，退房，在早上上班的人流中坐地铁回家。

现在，我在想着这件事情，我想小五也是。我们都没有睡着，烦躁地翻来翻去，推诿似的责备空调的噪音。最后小五干脆坐起来，打开了电视。电视机里在放一场足球比赛，他开始专心地看起来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看足球了？”我盯着沉默的电视机问他。

“去年世界杯的时候。”他说，“你还记得吗？有一次你打电话给我，我喝多了，吐血，直接送到医院去挂水，之前就是在看足